



崔玉

崔玉,1978年10月出生,南通启东人,现为江苏省清江中学高中语文老师。玉,温润有方;声贵清越,色爱纯粹;金玉有本质,焉能不坚强!爱读书,常能见现实背后的现实,故事背后的灵魂,精神背后的激流,沉痛背后的呐喊!爱文字,随性而书,时有发表,《忧与爱》《父亲的年味》《寻绿记》《伤逝》……情思缱绻,不擅冷嘲热讽,多有悲悯。爱语文,力求把知识化成有温度的学识,善领学子漫溯文本深处,自得其乐。

芳华与共

初夏的校园是最美丽的。

先是红花榉木上演盛大的花事,似乎是一夜间行政楼前一片浪漫的花海,紫色的花絮像写满怀想与爱恋的梦幻情书;紧接着是教学楼前的高枝月季,她们把情绪涂成浓艳的夏意,盛装出场,高贵惊艳;而此时操场上的蔷薇已写出敬献给初夏的洋洋洒洒的散文诗——没有比初夏更让我热爱的季节了,她总能唤起我对生命纯真的爱恋。

花事盛大的地方很多,唯有在校园里,当初夏的风夹杂着甜蜜的花香和清新的草味亲抚过脸庞,那轻柔的手指时刻拨响心弦……

十八年前我走进校园,从幼稚与单纯出发,炽热的激情燃烧过我的每一节课。我和那些青少年并肩走过,我们认真谈论过理想和未来,我们一起欢呼过,也一起为离别伤感过……是的,那是一个浅薄无知的我,一个局促狭隘的我,然而也是一个追寻美好的我。

记得那时,我和他们是朋友,我们有一个笔记本,我写文字,他们出题、写点评。

“……看看世俗里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便有许多的感动。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美是无法由梦境来展现的,世俗才是实现美丽人生的唯一实体。

“我愿在这世俗中生活,在别人需要我的时候给予他真诚的帮助,因为或许就是这一点点的帮助,他就会向他的梦想靠近了一步!

“我愿在这世俗中生活,体味最简单的快乐,在平静或热烈中捕捉到快乐、温馨、幸福或者忧郁、伤感……这一切的凡人情愫!

“我愿在这世俗中生活,绝不拒绝它带给我的烦恼和劳累,甚至悲痛,因为生活已经给了我承受的力量,因为世俗给我的还有快乐、幸福和成功!”

以上内容摘自2003年的《我愿在世俗中生活》,我的朋友们这样点评:

“崔老师,说实话,读你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你的文笔与你的人一样,如水般温柔,如水般清凉,也如水般坚韧。希望你继续在你的现实中生活,而我只想做梦的孤行者。——陈绪”

“世俗不是我想停泊的海港,彼岸的梦想却不能让我长久停留。现实的残酷让我有些厌恶。我的快乐、我的疯狂、我的孤僻,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梦……—sky”

……

这真的是一个旧梦。像远山,它的青黛色晕染开柔和的线条,在记忆的风景里缥缈又真实。如今,那是我常常远望的地方。

30岁前的岁月似乎特别缓慢,总是有困惑,有阻碍,有怀疑,深陷在无止境的忙碌与奔波中,品尝过最痛苦的和最幸福的,可是我很认真地年轻过,所以在初夏毕业季的几次别离后,终于领悟校园里的人应该追寻什么。

“……往事一幕幕,深情一重重。”

“我说过,我所希望做的是一棵树,我的学生也是树,我们一起站立在同一片天空下,一起向这个世界展示我们的生命。有风雨的时候,我不用树荫照拂他们,而是挺起我的躯干和生命来焕发他们。他们在我的周围,与我一起形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生命之林!

“我呼吁过,让我们一起做绿绿的树吧,根在泥土里相握,枝在蓝天下招展,肩并着肩,一起演绎平等、自主、独立、丰盈的生命!

“是的,就是这些生命让我对教育情不自禁,也让教育于我含情脉脉。我想,这个‘恋爱’注定要让我做一个一辈子都痴情教育的人了。”

以上内容摘自《和教育谈个“恋爱”》。我不知道这个领悟是否说明我成熟了,我也不太理解成熟意味着什么,而我敢笃定的是我终于找到了打开学生这本书的正确方法。

2012年,高三,我遇见了楚楚。一个剪着短发的女孩,身材颀长,脸庞清秀,眸子如星。

她坐在靠后排边上,却常在大家讨论激烈时,我看见她闪烁着清雅的、光芒的眼眸。我倾听过她多次的发言,深感她有一颗美好优雅的心灵。然而,有一天,她来找我,说:“我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我一点也不优秀!”

“怎么会?!“我惊讶极了。

“我的成绩不是最优秀的,我和同

学们相处总感觉不能和谐。”

“现在,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不等于将来也不会。在我眼里,你有许多优秀的品质!”

“我其实很叛逆!”

我禁不住笑了,“叛逆的另一层意思是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相信那会不断更新你的认识。”

“我怎么做可以更优秀?”

“把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记在本子上,做一件删去一件,到了晚上睡觉前反思自己的言行,总结得失。”

这个方法我自己尝试过,坚持不到一个月。可是,楚楚坚持了7个月,虽然有时她还是跑来哭诉一番,而我只是认真地倾听和肯定她。

这7个月里,她的校服口袋里永远有一个小本子,每一页都记满了计划和完成情况;她从班级的40多名,到了前5名;她的座位在最靠近黑板的地方,同学们开始向她请教问题,她渐渐发现在给他们讲解的过程中收获了更多;她的作文里常常出现“角落的一束阳光”……我知道,那束阳光就是她。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楚楚的成长。我深感渴望成长的生命力量,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个巨人,我们应该去唤醒他;我深感成长伴随着眼泪,眼泪也可以是坚强;我深感对生命持有珍爱与诚挚的孩子是值得所有人尊敬的。

当那一年的初夏再次来临,我在最后一节课中用这样几句话向楚楚们告别并回赠:

永远不放弃学习,不放弃追求;人品永远比知识重要,珍惜自己,善待他人;人生得意莫忘形,人生失意莫沉沦;向书籍求教,与书籍交友。

孩子们当时就哭了,我的眼泪也蓄积在眼眶里——面对离别,我已经坦然了;面对生命,面对这份相互的纯真,我拒绝绝生。

生而有所恋,有所惜,芳华与共,在人生短暂的初夏里认真地年轻着,我的眼泪值得为这样的风景抛洒。

2014年,我回到久违的高一年级任教,面对的是16岁的孩子。这一年,我们热衷于讨论高尔斯华绥的《品质》——人皆有灵魂,灵魂未必总是在场;灵魂即品质,一个普通工匠如何在现代化机器的轰鸣声中坚守品质;我们热衷于讨论《诗经·卫风·氓》中的女子遭遇爱情悲剧的原因,讨论爱情是什么,讨论爱情靠什么坚守;我们从《五人墓碑记》出发讨论匹夫之于家国的意义……

在这样的讨论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坚信我找到了打开语文这本书的正确方法。我坚信,真正深刻的变化在最初是无法显现的,是一点一点迈进的,就像春风荡漾时冰层下流动起来的溪水,就像初夏的轻柔的风唤醒所有的炫彩与绿意。

到了2015年高二。我们开始探究小人物、女性、人事兴亡,……探究生与死——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这里,“今天我们讨论交流与死的问题。”

教室里一片肃穆,这是情思的长河在奔涌的壮景:

鲍鹏山的父亲怀着苍凉的家国情怀在乡村孤独地死去;李娟的外婆在死后留下辽阔空旷的安静感,一点点消散了她生命中的罪恶;武昌起义中牺牲的青年在历史的沙尘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然而就在这样的背影里我们看到了除了今生今世所触所见的这个世界外还存在着的一个更为精神的世界;面对苦难,面对死亡,木心有多缄默,而这缄默并非事后的不屑抑或淡然,而是自始至终对于自己有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他恰是用对跌宕人生的忍受与顺应去诠释自己的尊严。

在庄重与热烈的讨论交流中,我再次强烈感受到,一束生命的火焰可以点燃另一个生命的希望;一颗澄澈的心灵可以照亮另一颗懵懂的心灵;一个温暖的生命也可以化开另一个生命里的坚冰——生命如果有爱、有纯洁、有温暖……,如何会沉寂隐没!

今天,当我走在高三的走廊上,穿行在一个个青年身边,初夏的暖意已经摇曳起悠扬的柔板,在我的心底里荡漾着的不是中年的自以为是的傲娇与无谓的沧桑,而是不惑之年脱离成熟桎梏的纯真与宁谧。

感谢在我身边停留过的少年和青年,感谢我的清中校园。

芳华与共,纯真永在。

编者按:

教育到底是什么?除了概念上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除了教会学生“之乎者也”、地球是圆的、大海波涛汹涌,与不同种族的人进行语言上的沟通,它是否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功用?本期“新浪潮”两位师长的心意流淌带给我巨大的震撼,继而陷入沉思与追问。

想起印度一位哲学家说过,“教育应该帮助你了解完整的人生,而不只是为你准备一份工作,然后顺着常规步入婚姻,生育儿女,付保险费,做祭祀,信仰小神明等。要获得正确的教育,需要很大的智慧与洞察力。”

面对两颗晶莹柔软而炽烈的师长之心,仿佛听见春泥之上繁花盛放——每个孩子都喜欢上学,像清风吹来,每一片树叶以口哨响应;每一位教师都青春永驻,心怀热忱,给种子以爱与祝福;那方小小讲台幻化成阿拉丁的魔毯,师生遨游书海,一起探索生命的奥义……这是关于教育的唯美图景,多么好,让我们一步步靠近。



柏安芹

柏安芹,金湖县人,现任职于淮安市实验小学新城校区。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小学语文高级教师,淮安市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班传写作倡导人,省“十二五”规划重点自筹课题“提升儿童习作幸福感的策略研究”主持人。30年,潜心小学作文教学实践研究,著有《小学作文到底该怎么教》《起步作文一点通》。曾在《中国教育月刊》《小学语文》《江苏教育》《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或散文。热爱教育,热心公益。全民阅读志愿者,正在为创建“绿地社区周末小剧场”贡献智慧和力量。

° f
h

“特区”之恋

“风正爽,日方长,梦未央……”前些天,阿可在微信里的随手一记,把我带到了从前。从附小到淮中,从东大到哈佛,从剑桥到北京,再到洱海……不管身在哪里,不管有多忙碌,阿可,这个曾从“特区”走过的孩子,都习惯用文字记录生活,字里行间,尽是暖暖的画面。

真快!30年杏坛故事,单集的,连载的,如烟。

阿可们,我的学生,就是连载故事的主人公。

所谓“特区”,是一位老校长的杰作。老校长,花白头发,古铜色脸庞。他用矍铄的眼神盯着一个名册,画了个圈,于是我们幸运地有了一个“特区”——一个随心所欲做教育的班级。我,被封为这个特区的孩子王。

“实验班,老师要一边研究一边教学,很辛苦。你们班不用参加同轨的教学质量评比,你个人的年度考核也免评,直接定为优秀,好好干!”老校长音调不高,一字千钧。他的宽厚与信任,把年轻老师的每一个细胞都激活了。每个细胞上,都挂着同一个问号:50个娃儿,小手放在我手心,我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当时,老师还只是个辫子歪扎在头顶的大孩子,一个刚刚毕业一年的中师生。

老校长圈画出一个“特区”,老师走进一个自由王国,在那里,翻阅经典,走近名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低年级,观察对于儿童之必不可少,正如阳光、空气、水分对于植物之必不可少一样。在这里,观察是智慧的最重要的能源。”于是,班级课表上就有了两周一次的“野外观察课”。校园、农科所、乡村野外成了第二课堂。

四季田野,都有“特区”孩子嬉戏的身影。麦苗返青,老师带孩子们,到田间地头踏青。菜花黄时,娃儿们钻进花丛追蜜蜂、逮黄蝶,踮起脚尖跟油菜比高矮,伸出小胳膊跟油菜比胖瘦。炎炎夏日,大家在小溪旁,捡个石子瓦片儿打水漂,老师口袋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娃娃兵,就是给高手的奖赏。玉米熟,大豆黄……走进田野,没有相机又何妨,我们来个假想摄影,和秋天照相相,碰巧遇到几只摇摇摆摆的大花鸭,一条摇尾巴的小黑狗……“嘎嘎嘎”“汪汪汪”……孩子们以“哈哈”相应和,相映成趣。雪满大地时,校园就成了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的乐园。花开花谢,雪落雪又融。转眼“特区”的孩子们,成了大人,分布在地北天南。不管他们长多大,走多远,曾经的涂鸦作品中,一定留存着田野的美好记忆;他们的血液里,一定流淌着童年快乐的基因;他们的睡梦中,也一定会自由往返于蓝天白云下的课堂。因为,在“特区”,他们度过了与众不同的小学生活。那段生活,为他们营建了可享用一生的精神家园——世界有真善美,可以欣赏,可以信赖。



透明(组图) / 刘鹏 周文静 摄